

黄袍定律

为什么是他坐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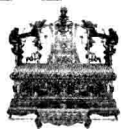
宋燕 著
——本书看透历朝历代「中国式争天下」的秘密



CHUZHONGPRESS

为什么是他坐天下
宋燕 著

黄袍定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袍定律 : 为什么是他坐天下 / 宋燕著 .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 2015.1

ISBN 978-7-5108-3391-5

I . ①黄… II . ①宋… III . ①中国历史—研究—隋唐时代 IV . ① K2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8934 号

黄袍定律 : 为什么是他坐天下

作 者 宋燕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5 插图 21 幅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391-5

定 价 36.00 元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王朝更替的循环

- 一、根子就在上头 4
- 二、暴民都是逼出来的 8
- 三、起义军并不都是“仁义之师” 10
- 四、末世景象 14
- 五、人民的自救 18
- 六、每一步都是迫不得已 20

第二章 隋朝，伟大时代的崩溃

- 一、隋的文治武功 24
- 二、创业者杨坚 31
- 三、跑步实现霸权主义 35
- 四、谁的盛世 44
- 五、独夫最后的日子 50

第三章 遍地烽烟

- 一、众叛亲离的领袖 56
- 二、变乱四起，蔓延全境 58
- 三、无路可走，只好“上山” 64
- 四、谶语传递求变之心 66

第四章 来自统治者内部的反叛者

- 一、官二代也有掘墓人 70
- 二、振臂一呼，从者如云 74
- 三、起义之火被扑灭 77
- 四、注定的失败 79
- 五、先驱者的结局 81
- 六、开启造反之门 84

第五章 革命家李密

- 一、一个有志青年 88
- 二、从逃犯到反贼 90
- 三、内部的分裂 94
- 四、困斗东都 100
- 五、李密之死 103
- 六、希望与失望 108
- 七、事后之事 112

第六章 农民窦建德

- 一、出身草莽的农民英雄 118

二、窦建德的好运气 122

三、矛盾的价值观 125

四、天性纯良 127

五、一战而亡 131

六、窦的“遗产” 134

第七章 从镇压者到颠覆者没有距离

一、从基层奋斗上来的官员 138

二、靠镇压人民起家 140

三、东都夺权战 142

四、什么人品 145

五、自导自演的改朝换代 147

六、从收买人心到白色恐怖 151

七、两个统治者的竞争 154

八、颠覆者在体制内 156

第八章 端了自己的江山

一、胡作非为的公子哥 162

二、军中的不安定因素 165

三、半路加入造反团 167

四、弑主 169

五、被推上高位的笨蛋 173

六、穷途末日的最后疯狂 175

七、游戏结束 178

八、最亲的人也不可靠 180

第九章 严防死守的对象

- 一、严防死守的对象 184
- 二、复国运动 186
- 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189
- 四、体面的失败 191
- 五、隋的有效防守 192

第十章 趁乱投机者们

- 一、做贼的讨贼者 197
- 二、从义举到一己 200
- 三、魔戒的诱惑 203
- 四、突厥的带路党 205
- 五、被利用的民意 208
- 六、投机客的机会 210

第十一章 盗贼还是豪侠

- 一、仇恨从何而来 214
- 二、离心之力拦不住 218
- 三、上山的豪侠 221
- 四、做贼的和不做贼的 222
- 五、报复社会更可怕 225
- 六、贼为什么灭不掉 229
- 七、造反也有厌了的一天 232

第十二章 政治的胜利

- 一、起兵的处心积虑 240
- 二、一个擅长写信的人 245
- 三、宇文化及帮了大忙 249
- 四、对外形象——拯救天下的义师 253
- 五、运气也很重要 262
- 六、也算是大救星 264

第十三章 为什么是他坐天下

- 一、有明确的目标 268
- 二、有群众基础 270
- 三、成大事不拘小节 272
- 四、关键时刻，拼的是演技 273

第十四章 人人都是仇敌

- 一、开历史倒车的动乱 276
- 二、如果没有隋炀帝 278
- 三、“不稳定因素”始终都在 282
- 四、人人都可能是造反者 284

重要事件时间表

参考资料

前 言

中国的王朝末代是个不断重复演出的老戏，隔几百年就来一次，桥段都差不多。无非是官逼民反，遍地烽烟；然后野心家夺权，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然后王师出现，拨乱反正，收复河山；最后新朝代成立，万象更新，其实一切照旧，只看能维持多久。

一切照旧的原因，当然是新朝代换了汤，却并没有换药。秦始皇的先进制度沿用了两千年，秦始皇朝代的死法当然也一样沿袭。多少个朝代过去，从盛到衰从衰到亡的套路，几乎就是重复。而历朝末代时涌现出来的颠覆者，也都差不多。

要探讨王朝末代涌现出来的颠覆者最终成败的过程，没有比隋更合适的了。第一是因为它国祚短，就两届领导人，不存在积重难返的问题；第二是因为它还没来得及出现外戚权臣宦官干政等扰乱局面的因素，它统治的兴衰比较简单；第三是因为它不存在外敌入侵的情况，麻烦都是内部统治造

成的；第四是因为颠覆它政权的各种力量中，比较集中地出现了历代王朝末局中最经常出现的势力；第五是因为它处在两千年封建专制制度发展比较中间的部分，足够成熟又没过于腐烂。这一切因素使它成为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就好像是真空中的物理实验一样，可以排除掉与主体无关的因素，直接去观察本质。

当然，它也并非特别理想。中国两千年，朝代只有那么多，选择只是在一个两位数中（连割据王朝都算上）选一个相对合适的而已。对它的观察也没有那么精确。笔者对于各种势力的共性的分析，只是尽力窥豹，尽力联系，但每个人在历史舞台上登场的时候，都并非怀着代表的想法，而只是为个人命运而努力，他们的经历也必然会受其性格影响而呈现出许多个人化的、他人无法复制的部分。

历史就是这样，被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左右，而呈现出方向一致、路线不同的轨迹。



第一章 王朝更替的循环



暴民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但暴民在中国历史上特别容易出现，没有哪个朝代末期不出现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的，没有哪次的强盗不对社会进行大肆破坏的。许多知识分子感慨于暴民们的知识太低情怀太浅，无建设之心只有破坏之力。但设身处地地去分析一下就会知道，“暴”实在是百姓参与政治的唯一一条路，除此之外的，都被堵死了。

一、根子就在上头

东汉末年，政治昏聩，贪官污吏遍地，民愤汹涌，叛乱纷起。有社会责任感的大臣和知识分子不断批评谏，希望国家能够行动起来，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这种局面。于是，在汉顺帝和汉灵帝执政期间，分别搞过两次轰轰烈烈的反贪污运动。

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年），鉴于民间对贪污腐败的愤慨，政府命侍中杜乔，光禄大夫周举，守光禄大夫周栩、冯羨、栾巴、张纲、郭遵、刘班——都是中央高官，分别到各州郡视察，褒扬贤能，推举忠良，查处贪污枉法者，对州、郡长级贪污者，准用驿马车送弹劾奏章到朝廷，对县长以下级别贪污者，可以直接逮捕审判。

各位钦差接到命令后就分别出发执行任务去了，只有其中最年

许多知识分子感慨于暴民们的知识太低情怀太浅，无建设之心只有破坏之力。但设身处地地去分析一下就会知道，在封建王朝，“暴”实在是百姓参与政治的唯一一条路，除此之外的，都被堵死了。

轻的张纲没有去。他只走到近郊洛阳都亭，就不能容忍自己去执行这项掩耳盗铃的行动。他把车轮卸掉埋在地下，愤然宣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随即拟奏章，先弹劾太尉桓焉、司徒刘寿——都是总理级的干部——“尸位素餐，不堪其职”，也就是渎职；又揭露司隶校尉赵峻、河南尹梁不疑、汝南太守梁乾等贪赃枉法、违法乱纪，并用槛车将他们送交廷尉治罪；还指控鲁相寇仪有犯罪行为，寇仪随后畏罪自杀。

这还没算完，他的目标还有更大的。他随即上书，历数当朝国舅、权势熏天的大将军梁冀十五条罪状，京城为之震动。

张纲的主要观点就是“问题出在前三排”，这一点确实是问题的核心。当时梁冀一手遮天，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人，没有他的首肯当不上官，没有他的庇护也不敢贪污腐败。派出钦差，不拔根本，只抓一些蚂蚁，能有多大作用？那些钦差也都知道这一点，只是既不敢说，又觉得说了也没用，不如下基层配合中央走走过场算了。

遗憾的是，虽然汉顺帝知道张纲说的是对的，但他从“讲政治”的角度考虑，却没有采纳，反而安抚梁冀，任他继续控制朝廷。后来梁冀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才被铲除的。他垮台后，他活跃在各个政坛的亲属门客被斩杀流放一空。但马上，新的势力起来，情况还是一样。

百姓不仅没有权力，甚至没有代表——嗯，实际上不完全是没有，他们是“被”代表的。任何一个“父母官”，任何一个野心家，都可以拿百姓说事，“为天下百姓计”。

过了些年，百姓生活更加困苦，民怨比原来更大了。到汉灵帝光和五年（182年），皇帝又搞了一次反腐败运动，他下诏令三公九卿收集人民舆论，检举恶名昭彰的州长、郡长。

当时正是宦官当权，十几名权倾朝野的宦官们，子弟宾客散布全国，但凡稍微有油水的差事，都被这些人把持，没点根基的几乎不可能当官。打狗还要看主人，这些官们，三公是不敢惹的。但皇命也要交差。太尉许馥、司空张济，经过一番权衡，费了好大劲，从偏远地区挑选了二十几个没有靠山的官员，对他们提出了弹劾。

二十多个“恶名昭彰”的官员被送到首都，上访的州郡百姓也跟来了。这二十几人虽不一定是清官廉吏，但看跟谁比，跟那些投靠党比起来，这些人就算相当不错的官了。真正的恶棍都没抓，竟然抓了这些人，难怪百姓会为他们叫屈。

百姓的申诉阻止了一场冤案的发生，而为了补救帝国的声誉，这些被免职的官员都被任命当议郎，留在首都供事。但这场反腐败运动，就这么草草收场了。

为什么决心甚大的反腐败运动没法有成效？根子当然就在上头！腐败官员是谁任命的？庇护腐败官员的权臣是谁任命的？谁会革自己的命呢？！梁冀后来是被法办了，但那是因为他权高震主，危及到了上层，终于引起了皇帝的猜忌。而在这之前，正是皇帝的

不断支持和封赏，给了他无限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提拔人、压制人，甚至处死人，使得朝廷官员们纷纷向他效忠。而那十几个权倾朝野的宦官，也都是有皇帝在背后撑腰，因此被人无数次弹劾仍屹立不倒，反而害死了弹劾他们的人。

汉顺帝和汉灵帝当然知道梁冀与权宦是怎么回事，却不愿意制裁他们。这个“不愿意”比较要命，因为皇帝是一个帝国当中唯一有权力的人，无论臣民，还是军队，都是要向他效忠、以他为核心的，不存在其他任何可以相抗衡的势力（军阀割据情况除外，这种情况后面再说）。百官是他行使权力的代理人，使用的是他让渡过去的权力。他让渡多少，完全凭他个人的意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时候低职位的官员，却有着更高的权力，甚至没有职位的太监，却可以掌握生杀大权。百姓不仅没有权力，甚至没有代表——嗯，实际上不是完全没有，他们也只是“被”代表了。任何一个“父母官”，任何一个野心家，都可以拿百姓说事——“为天下百姓计”。至于百姓究竟怎么想，通通由官员们来解释，于是就会经常出现两个意见完全不同的官员在辩论——都声称自己代表了百姓意愿。当然也存在这样的时候——皇帝失去了权力，成了摆设，但那时候也还是有个代理皇帝，只不过权力集中向了另一个核心而已，仍然没有被分割。

人民不是没有方法“震慑”当权者，他们的方法除了找代表者哭诉外，还有就是“动乱”。当人们被压榨到底的时候，总是会有脾气暴的一小撮铤而走险，“聚众作乱”。

由于全国上下只有一个权力核心，那么是否真想好好行使权力，就完全看这个核心的个人意愿和个人能力了。当这个权力核心不想好好行使的时候，或者他声称自己想干却没有真干的时候，悲剧就发生了——这就是自秦始皇以来不断发生的、各种戏曲里不断演绎的“昏君误国”“暴君误国”的老段子。

二、暴民都是逼出来的

人民并不是没有方法“震慑”当权者，他们的方法除了找代表者哭诉外，还有就是“动乱”。当人们被压榨到底的时候，总是会有脾气暴的一小撮儿人铤而走险，“聚众作乱”。历朝历代，除了政治特别清明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局部地区。各代当权者对付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胡萝卜加大棒：先是镇压，平定之后，政策不妥的改政策，官吏不称职的换官吏，这样危机都会解决——毕竟只有朝廷才有唯一强大的武装力量，一般小民是难以抗衡的——不会发展成亡国灭族的大危机。

但是，这也取决于权力核心的个人意愿。当权力核心不肯承认有危机发生时，人民群众这唯一的发声方式，也就无用了。

王莽的新朝即将灭亡的时候，民变蜂起，除了首都，几乎遍地

是变民军，地方政府已对局势失去控制。而当王莽派出查案的大司马回到首都，向王莽汇报真实的所见所闻时，王莽却大为光火，将他逮捕下狱，说他“欺骗政府”。当地方官员上报称变民是因饥寒交迫被逼上梁山时，王莽却下诏说：“因为贫困饥寒犯法为非的，大者当强盗，小者当小偷，不外这两条路。而今乃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明显的谋反作乱，怎么能扯上饥寒！你们这些官员必须加强逮捕和消灭盗贼，如果有不同心并力，而仍胡说什么饥寒所迫的，立刻抓捕定罪！”当最高权力这样定了调子后，再没人敢反应民变实情，也就没办法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了。

隋朝末年的时候，全国各处都是“盗匪”，镇压了一群又起一群，局势渐渐失控。但当杨广询问纳言苏威时，苏威躲避不过告诉他实情：“最近以来，各地奏报的盗贼的事情，都不真实，遂使中央不能做正确判断，因之也不能早日平定。”“东征不必征调军队，只要赦免天下强盗，就会有数十万大军。”这些话委婉地告诉了杨广变民的人数，而杨广听了却大不高兴，跟别人说，“这老东西用盗贼多威胁我，我早就想打他的嘴，只是暂时忍忍”。杨广想去东都看新龙舟，将军赵才劝他：“现在盗贼蜂起，政令已不能推行”。杨广就将他逮捕，过了十几天才释放。而当奉信郎崔民象上书告知变民遍地时，杨广干脆用刀砍碎了他的面颊，然后将其斩首。